



医药学院 610 2 12027412

圖文珍藏本

「榮」司馬光著

資治通鑑



長春書社



医药学院 610 2 12027412

文珍藏本

〔宋〕司马光。撰

資治通鑑



岳麓書社

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史部书籍，以编年体而言，卷帙最为浩繁，对社会影响最为长远者，当数宋代司马光修纂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宦宦之家，据说为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裔。其父司马池以进士起家，官至三司副使、阁待制。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司马池任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知县期间，夫人浦氏生下第二个儿子，因此将其取名为司马光。

司马光幼承庭训，勤奋好学。二十岁时，便考中进士。不久，父母先后亡故，他服丧数年。除服之后，入京为官。仁宗（1023—1063年在位）末年，官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英宗（1064—1067年在位）时，进位龙图阁直学士。神宗（1068—1085年在位）即位后，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司马光极力反对，政治上一时失意，退居洛阳，六任冗官，长达十五年之久。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哲宗以冲龄即位后，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旋任尚书左仆射，大力废除新法，达到仕途的最顶峰。在他去世后，太皇太后与皇帝亲临其丧，追赠他为太师、温国公，所以后人又称司马光为司马温公。

司马光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才登上仕途的顶峰，而真正使他名扬青史的，不在于他的政治活动，而在于他后半生所修纂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有感于《春秋》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记述，从《史记》到《五代史》的纪传体史书，多达一千五百余卷，读书人能够搜罗完备、通读一遍并理解透彻者，举世寥寥

无几，司马光立志要编写一部简明的通史，为天下读书人解决这个难题。他首先编了一部上起战国、下至五代的大事年表，简明扼要地记载历代治乱兴衰之迹，取名《历年图》。后来，又编了一部上接《春秋左氏传》，记载周秦两代历史的八卷本《通志》。《通志》进献英宗后，引起重视，皇帝令其“编修历代君臣事迹”，续成八卷以下的未竟之篇。鉴于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英宗同意司马光设立书局，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神宗即位后，司马光进读《通志》，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书名《资治通鉴》，并御制序文，鼓励司马光编完此书。

书局设立之后，司马光延请刘攽（1023—1089）、刘恕（1032—1078）和范祖禹（1041—1098）等人共襄盛举。这三人皆为一时之选，史学造诣很深，各自负责一个时段的资料收集，遍阅正史之外，采择杂史诸书三百余种，详加考辨，整理出资料长编，为司马光的后续剪裁编写打下良好基础。正如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所言：“《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攽），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恕），唐迄五代则范纯甫（祖禹）。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

经过十九年的努力，《资治通鉴》修纂完毕。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终于后周显德六年（959），按照周、秦、汉、魏直至后周的次序，记载十六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体大精思，网罗繁复，计三百万言。一千多年中有关国家治乱兴衰的大事，尽入书中。《资治通鉴》自问世以来即备受推崇，历代学者一致公认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伟、成就空前的编年体通史。

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满足读者不断发展变化的阅读需求，本次我社推出的《资治通鉴》（图文珍藏本），采用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删去胡注，详加校勘，本着忠实于历史的原则，结合原书内容选配了大量富含历史文化价值的图片。这些图片主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名胜遗址、传世绘画、雕塑建筑、古钱图谱、玺印碑帖、历史地图、出土文物，以及文物复原模型图等，涉

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以图辅文，以图证史，可谓图文并茂，相得益彰。读者在轻松阅读本书的时候，既可以从全局上对《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历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又能欣赏到大量难得一见的珍贵图片，从而加深对历史原典的理解。因此，该书兼具学术价值与普及意义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配图过程中有所侧重。司马光编写时偏重于政治和军事的记载，因而历史人物图片和古代军事史图片所占比重较大。就时代而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两次大分裂时期，涉及的封建王朝较多，且由于政权更替频繁，目前所能找到的相关历史图片较少；上古直至秦汉时期，考古成果丰硕，文物图片收入较多。

最后，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本书仍难免存在一些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资治通鉴序_{御制}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紬石室金匱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迄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牒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

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

进 书 表

臣光言：先奉敕編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今已了毕者。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

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历览古事，用恢张大猷，爰诏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愿，一朝获伸，踊跃奉承，惟惧不称。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缣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臣莫及。不幸书未进御，先帝违弃君臣。陛下绍膺大统，钦承先志，宠以冠序，赐之嘉名，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臣虽顽愚，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苟智力所及，岂敢有遗！会差知永兴军，以衰疾不任治剧，乞就冗官。陛下俯从所欲，曲赐容养，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摭幽隐，校计豪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

治平开局，迨今始成，岁月淹久，其间抵牾，不敢自保，罪负之重，固无所逃。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

重念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今骸骨癯瘠，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谨奉表陈进以闻。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臣司马光上表
元丰七年十一月进呈

检阅文字承事郎臣司马康

同修奉议郎臣范祖禹

同修秘书丞臣刘恕

同修尚书屯田员外郎充集贤校理臣刘攽

編集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臣司马光

第一册目录

资治通鉴序（御制）	(001)
进书表	(001)
资治通鉴卷第一 周纪一	(001)
资治通鉴卷第二 周纪二	(014)
资治通鉴卷第三 周纪三	(028)
资治通鉴卷第四 周纪四	(040)
资治通鉴卷第五 周纪五	(054)
资治通鉴卷第六 秦纪一	(069)
资治通鉴卷第七 秦纪二	(085)
资治通鉴卷第八 秦纪三	(101)
资治通鉴卷第九 汉纪一	(115)
资治通鉴卷第十 汉纪二	(128)
资治通鉴卷第十一 汉纪三	(139)
资治通鉴卷第十二 汉纪四	(152)
资治通鉴卷第十三 汉纪五	(168)
资治通鉴卷第十四 汉纪六	(182)
资治通鉴卷第十五 汉纪七	(194)
资治通鉴卷第十六 汉纪八	(208)
资治通鉴卷第十七 汉纪九	(224)

资治通鉴卷第十八	汉纪十	(238)
资治通鉴卷第十九	汉纪十一	(253)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	汉纪十二	(268)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一	汉纪十三	(282)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	汉纪十四	(297)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三	汉纪十五	(311)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四	汉纪十六	(322)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五	汉纪十七	(337)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六	汉纪十八	(351)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七	汉纪十九	(362)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八	汉纪二十	(374)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九	汉纪二十一	(387)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	汉纪二十二	(401)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一	汉纪二十三	(416)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二	汉纪二十四	(430)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三	汉纪二十五	(440)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四	汉纪二十六	(452)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五	汉纪二十七	(463)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六	汉纪二十八	(477)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七	汉纪二十九	(489)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八	汉纪三十	(505)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九	汉纪三十一	(519)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	汉纪三十二	(535)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一	汉纪三十三	(550)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二	汉纪三十四	(567)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三	汉纪三十五	(581)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四	汉纪三十六	(597)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五	汉纪三十七	(614)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六	汉纪三十八	(627)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七	汉纪三十九	(641)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八	汉纪四十	(654)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九	汉纪四十一	(668)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	汉纪四十二	(683)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一	汉纪四十三	(700)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二	汉纪四十四	(717)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三	汉纪四十五	(732)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四	汉纪四十六	(746)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五	汉纪四十七	(761)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六	汉纪四十八	(775)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七	汉纪四十九	(790)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八	汉纪五十	(805)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819)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	汉纪五十二	(835)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一	汉纪五十三	(851)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二	汉纪五十四	(867)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884)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四	汉纪五十六	(899)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五	汉纪五十七	(911)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六	汉纪五十八	(926)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	汉纪五十九	(939)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	汉纪六十	(950)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九	魏纪一	(963)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	魏纪二	(980)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一	魏纪三	(995)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二	魏纪四	(1007)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三	魏纪五	(1024)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四	魏纪六	(1037)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五	魏纪七	(1053)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六	魏纪八	(1069)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七	魏纪九	(1082)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八	魏纪十	(1096)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九	晋纪一	(1110)

资治通鉴卷第一

周纪一 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默困敦，凡三十五年。

威烈王

二十三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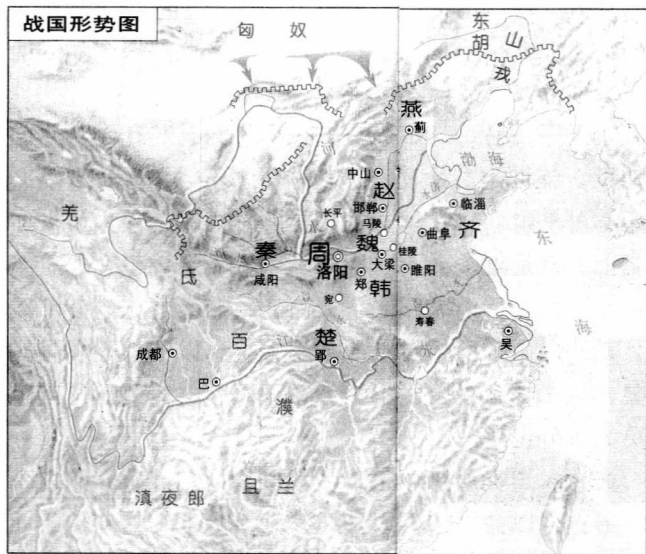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

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



战国形势图

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靡灭几尽，岂不哀哉！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



饗鼎（赵简子墓中的随葬品）

阳为远，必以为归。”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螾、蚁、蜂、蛭，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悖，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使主